

文：黃子翔 圖：浪人劇場

jan.wong@singtaonewscorp.com

浪人劇場的譚孔文，把米哈原著《我與你與一隻狗叫布》，改編成舞台劇《湖水藍》，最有趣的改動，是找一位女演員，扮演主角阿一的球友兼酒友阿榮。這大概也是舞台劇才做得到的效果，文字就不行了。

原著對阿榮的著墨其實不算多，亦不及阿一跟阿丁的段落那麼吸引，讀着讀着，只知道阿榮跟阿一開展了寫作計畫，但因後者志不在此，又跟阿丁談着戀愛，阿榮自覺沒趣，索性從阿一的人生中退場。這更似是許多人總有一兩個、「為何舊知己在最後變不到老友」的「最佳損友」故事吧。

然而，譚孔文卻抓住了這個別人容易略過的點子，福至心靈，讓阿榮以一位女演員扮演。觀眾會想，為甚麼導演有此安排？從而把注意力都放在阿榮身上。亦因阿榮在觀眾眼中似乎模糊了性別（雖然阿榮在劇中的設定當然也是一個男的），於是他對阿一的言行態度，以至最後的退場，都很容易導向一個解釋——阿榮對阿一是有愛意的，或至少有超越友誼的情愫。而從阿一對阿榮的回應和反應，其實阿一是知情的，雖然他更像是裝作不知道，從潛意識裏推開阿榮。

正因如此，阿榮與阿丁的對位關係，便凸顯出來了。觀劇初期，我甚至以為阿榮跟阿丁是同一人，是阿一想像世界裏的一人分飾兩角，令阿一當時的情感有了圓滿的寄託（既有男伴也有女伴），雖然最後兩人都離他而去。小說其實也有相同鋪陳，但未免太輕描淡寫——就像阿一從潛意識裏推開阿榮一樣。

談到圓滿，《我與你與一隻狗叫布》/《湖水藍》卻是一個關於缺失和別離的故事。阿一父親於阿一心中的缺席就不消說了。阿丁帶走了阿一家中一部小說的上冊，令阿一心中多了一個空隙；阿一送了阿榮一套著作的第一集，卻叫阿榮不知在哪裏找第二集。身邊人總是從阿一身上帶走甚麼，阿一總是送給身邊人不圓滿。

再想想那條看似數學其實哲學的襪子問題——五對襪子，掉了六隻，最後，一雙都沒有。阿一便是這樣，在種種缺失中成長。但願現在的阿一，找到甚麼，填補那些虛空。



● 浪人劇場把米哈原著《我與你與一隻狗叫布》，改編成舞台劇《湖水藍》。